

跨度

长篇小说文库

刘刚◎著

夕阳下的

小尘埃

长篇小说

计中计，天外天

故事中的故事

人上人，苦中苦

高峰上的崇高

以未知为辽阔与远

以牺牲为伟大与美

活生生的罪过，还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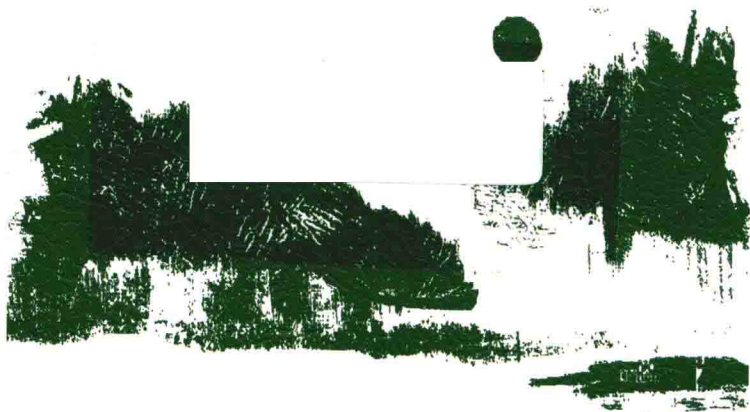
险些死掉的真相

谁在把歌唱变为沉默

谁在把沉默变为歌唱

看那艰苦的善良与吃惊的遗容

谁在赞叹夕阳下的尘埃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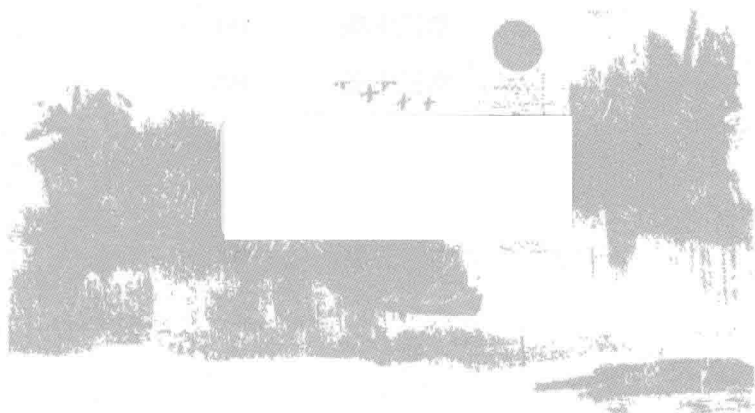
跨度

长篇小说文库

刘刚◎著

夕阳下的 尘埃

长篇小说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夕阳下的尘埃 / 刘刚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6.6

(跨度长篇小说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7640 - 2

I. ①夕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70377 号

责任编辑:薛媛媛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100811

电 话: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010-66192703

印 装:全国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20×1020 1/16

印 张:17.25 字数:165 千字

版 次: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3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
录
—
contents

1	第 一 章
4	第 二 章
12	第 三 章
42	第 四 章
69	第 五 章
84	第 六 章
99	第 七 章
130	第 八 章
149	第 九 章
155	第 十 章
170	第 十 一 章
194	第 十 二 章
218	第 十 三 章
245	第 十 四 章
258	第 十 五 章
264	尾 声

第一章

铃铃铃，铃铃铃，电话声响得很急，“巨鳄”扫一眼号码，挂断电话，从容地走出会议室，穿过办公楼前的停车场，和平时一样与同事点头示意。走出正门后，他小跑着经过门前的公园，在公园里悠闲地走一圈，然后在公园边上的公共电话亭前停下来，蹲下来整理鞋带。他细致而迅速地扫看四周，见并无异样，才起身拿起电话给刚才的号码回话。

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透着威严：“查到什么了？”

“他们手里有三本账本，封面分别是梅、兰和竹。”

“你确定？是梅、兰、竹三本？”他的声音尖厉。

“啊，老大，是梅、兰、菊三本，我说错了，对……”

他打断对方，声音阴沉：“究竟是缺哪本？”

“老大，确定是没有竹这本。老大，交账本的人我查到了，

我利用关系查了他家附近商店的监控，查出一些他的记录，还查了他的……”

“好，说重点。”

“他家住南田市前进路团结里红砖楼2号门，名叫徐向东。他的邻居反映，此人一向深居简出、脾气古怪，不过他非常有钱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徐向东有钱？”

“是的，他最近捐出的钱比我的身家还富余。”

“还查到别的东西没有？”他有些不耐烦。

“对不起，老大，目前就查到这些。不过我已经派出所有手下跟踪他。老大，接下来怎么办？”

“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一定要先查清他是怎么得到账本的，力求万无一失，知道吗？”

“嗯，好的，以您的指示为方针。”

他转身看了一下四周，深秋时节风很大，公园里没有几个人。他压低声音说：“‘姐夫’都交代什么了？”

“准确消息，他只承认他自己的问题，别的闭口不谈。不过他们正在他身上下功夫，想撬开他的嘴。”

“好啊，好的，有城府，你能见到他吗？”

“看守十分严密，不过还是可以传进去只言片语。”

“告诉他，叫他不急不躁，安然待之。另外，老隋怎么样了？你要多留意他的动向。”

“老隋啊，我一直留意着呢，最近他很老实，现在重点是‘姐夫’。已经没他什么事了。”

“那是个耍小聪明的东西，不足信，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总得有人站出来扛着，你去安排。”

“您的意思是……”律师话说一半，他等着巨鳄。

“对，干净利索，这应该不用我教你吧？”

“好的，不过，我的人手都派出去盯徐向东了，那我是不是……”他停住了，没有继续说。

“好吧，不用你管了，聪明人。”说“聪明人”时，巨鳄语气重一点。

听见“聪明人”三个字，他吓得一哆嗦，立即说：“请老大放心，我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应该干什么。”

巨鳄挂上电话后，悠闲地沿着公园的石板路走几圈后才回办公楼。

第二章

深秋凌厉的风霜，点燃了黄栌的片片深情，在凋零前，焕发出夏花般的热情。那燃烧的红色仿佛火炬，在冷风中高歌，也许枯萎在所难免，也许腐朽才是永恒，但在这生命的最后时节，它点燃最后的生命之火，那深情映红了山河。

早晨六点钟，闹钟叫醒了徐向东，他六十来岁的年纪，长期的节俭生活让他显得很消瘦，脸也显得细长。他随手从床头拿起了陪伴他三十几年的近视镜，遮住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，点上了一支烟。昨天，他粉刷了蛰居二十几年的房子，起床后，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房子的每扇窗户，凉风吹淡了厚重的石灰味，打开收音机调到《早间新闻》，声音很大，吱吱啦啦正在播新闻：“近期我市一举打掉了主要成员代号为‘姐夫’的具有黑社会性

质的……”他拎着收音机走进卫生间，边洗漱边哼着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用发油把稀疏的头发三七分并梳理光亮，走出卫生间打开仅挂着几件衣服的衣柜，上身穿上已经褪色的亚青色西装，下身黑色裤子，一双老式黑色皮鞋虽已变形但还是擦得光亮。早餐吃的是挂面和面酱。

上午，他先上街去买一套新的衬衣，上衣是那种系扣的开衫，买一双新拖鞋还有一箱泡面；下午，他跑了几家家庭服务公司，联系好一位术后护理护士；晚饭后看完《新闻联播》，把家里的衣柜、杂品柜和写字台都细致地擦拭了一遍，然后整理住院用的必需品。将衣服等装进皮箱以后，他从怀里掏出已褪色的红头花放到皮箱的隔层里。收拾完毕以后，躺在床上设想出院以后的生活。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要是手术顺利的话，怎么说都能对付个十年八年的。等为好兄弟“油锯”报仇之后，他先要去一趟他前妻那儿，看看孩子，然后呢？然后还真不知道应该去做什么，要是那孩子不是自己的，也好，落个清闲，四处走走，游游名山大川。他规划着未来的生活。当想起手术，他立即从床上爬起来给护理护士打电话，问问她还要准备什么，护士安慰他不用担心，到时候她会安排一切。

一早，徐向东拎着皮箱赶到医院，经过一上午的逐项检查，下午徐向东再次回到医生办公室。

他坐在医生对面。医生微笑着和他目光略有接触，看了一眼他带来的皮箱，然后说：“老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赶过来的，感谢您对我们医院的信任。”边说边在电脑上翻看徐向东的各项检查

结果。

“啊，不是，我是市里的。咱们医院是治疗癌症的专科医院，我打算就在咱们医院治疗了。”他看一眼自己带来的皮箱说，“里面装的是我住院时的用品。”

医生听到这里，抬头看看徐向东，看看皮箱子，然后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，脸上的笑容散开了。老徐盯着医生的脸，心里隐隐感觉到情况不太乐观。他想也许医生在为怎么告诉自己病情而犯难。

“医生，我是几个月前发现自己得的这病，我知道自己的病情不是很好，这回我一定会积极地配合治疗的。”老徐还是盯着医生的脸。

医生并没看老徐，只是略微点点头，过了一会儿说：“老先生，其实，最近几个月您的病情变化应该不大，这可能与老先生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有关，您的身体状况不太好，年龄又长一些，病情也发展得缓慢。癌症的发展和身体机能有直接关系。”

老徐听见医生这么说，紧紧绷着的心放开了，笑着对医生说：“那太好了，既然如此，我怎么办住院手续啊？”

医生站起来走到饮水机那里，给老徐接了一杯开水，放在老徐面前，然后说：“老先生，您别着急啊，今天还有几项检查您没检查上，先别急。”医生坐到椅子上，又问：“老先生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条件怎么样？这住院第一天就得要两万多块钱的押金。”

“啊，我老伴过世了，孩子也不在身边，不过钱我应该带够

了，谢谢医生。”

“您自己来的吗？”医生说完盯着老徐。

老徐心慌了，他知道医生是不会在这里和他拉家常的，肯定是有些话不方便和他说。汗水从额头流下来，他双拳紧握，感到全身被心跳震得抖动。

“直说吧……没……没事的。”他声音越来越微弱，最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。

医生面色凝重地说：“以您的病情和身体状况来看，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保守治疗，我给您开些药然后回家静养。”医生说完盯着老徐的脸，留意他的情绪变化。

空气瞬间凝固了，走廊里喧闹的嘈杂声仿佛消失了，老徐的眼泪模糊了之前的希望。他在拼命地克制，不让眼泪冲破眼眶的防线，可眼泪还是如同决堤的江水。他摘下眼镜用手胡乱地擦着，可怎么擦都无法擦干净。他数次想戴上眼镜，可都止不住眼泪。几个月前老徐得知自己生病了，他可以从容面对，可今天他做不到。他在心里咒骂着自己，用手狠狠地掐自己。他骂自己是丧门星，哥哥为救他而死，他任厂长的厂子倒闭，妻子和他离婚，好兄弟油锯为救他而死。兄弟的热血唤醒了一直隐居在闹市、孤独又麻木的、闭上双眼与世隔绝的老徐，“行动日”前认识的同病相怜的兄弟们，让老徐睁开眼重新看他的生活，可今天，美丽的泡泡破碎了，他还没来得及去感受眼前的多彩世界！兄弟们唤醒他，难道就是为了让 he 清醒地看清死亡的脚步，感受绝望中的痛苦吗？

医生见老徐如此，马上说：“老先生，您还是会错意了，保守治疗并不是不治疗，病还是要继续治疗的，只是方案中没有手术这项，也不用您在医院里住院。放心，不要想太多。病还是要治的，既然来到医院，您就应该相信医生。”

老徐用衣袖擦去眼泪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谢谢你，医生。”说完，他站起来拎起皮箱就要走。

医生赶忙叫住老徐说：“老先生，还是误会了不是，这治疗方案大致上分为三种，有您说的住院治疗，有保守的药物治疗，还有一种是我要给您采用的新式疗法，用的是特效新药。”

老徐听到“特效”两个字才重新坐下来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特效？新药？”

“是啊，不要担心了，情绪波动不利于病情，我刚才不是问您的家庭条件了嘛。”

老徐抢着说：“有钱，医生，我有钱。”

医生略微点头，用手掐着额头思索片刻，然后说：“这种药是非常昂贵的，老先生还不清楚价格，一个疗程可不是三万五万能应付的。”医生见老徐还要说话，冲他摆摆手，然后继续说：“这是一种新药，我可以给您申请临床实验补助，这样就不用花多少钱了，就是手续很烦琐，您稍微等我一下。”医生走出办公室，去护士站取来一个很厚的文件夹，从里面拿出三份文件递给老徐，“您回去以后，按着这张表格的具体要求填写，里面有您的财产状况，您妻子的，您孩子的，还有家族疾病史、工作情况等等，还有一些是需要您去您所在街区派出所开的证明，您自己

去开就行。”

这时，医生的电话响了，“喂，孙医生，临床实验已经申报完了。”

“啊，没事的，一会儿和您解释。”医生挂断电话后，给老徐开了几种药。

老徐取药以后走出医院大楼，靠着箱子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三份文件，脑子里不断地回放医生的话。老徐不是傻子，他很清楚医生刚才告诉他的是什么意思，他也不是第一天知道自己得了这种病。他坐在台阶上，直到天黑了才慢慢地走回家。

他一夜没睡，躺在床上胡思乱想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等天边泛白，他爬起来，吃过泡面，拿着那几份文件去有关部门开证明，跑了一整天才开出一份，那里面要求的财产、工作、亲属等，这需要跑很多部门，就连他今天开出的证明上还缺着好几个部门的公章，几乎需要跑遍市里大大小小的部门，要是按着这个进度，没有几个月是跑不下来的。他打电话给医生，医生只是安慰他，让他不要放弃，按时吃药。他手里握着电话，知道医生是好心，想给他留下个希望，让他能面对最后剩下的日子。可他不甘心，他决定明天再去别的医院试一试，看看自己的情况究竟怎么样，究竟还有多少时间。

晚餐他在小区里的小饭店买了一盘菜和一瓶酒。回到家里把酒菜摆在桌上，他坐在旁边看着酒菜，脑海里浮现的是油锯狼吞虎咽的吃相，可一瞬间画面就跳到油锯被自己做的炸药包炸飞，

接着是他死死地握着“斧头”的手，口吐鲜血，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，然后是油锯在医院临死前的眼泪，这些就如同梦魇一般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。他恨自己，要不是从一开始自己从中作梗，油锯也许不会死，要不是自己那么没用，要不是自己那么懦弱，也不会有今天。堆积起来的悔恨，如同大山一样压在心口，连呼吸都要用上全身的力气。

第二天，他找了一家更大的医院，挂了一位专家级老教授的号。这位老教授面部表情始终是冷冷的，从不会流露出任何表情。看过今天的各项检验结果后，教授冷冷地告诉他：“情况很不乐观，传统治疗意义不大。”老徐也没有多说什么，花大价钱买了一个疗程的靶向特效药。他知道这就是花钱买命，他应该做最后的准备了。

下午，他回到家里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，将几件必备的东西装进背包里，其余的锅碗瓢盆都卖给收破烂的。等家具都搬走时天已经黑了，房间空旷了，变得连老徐都感觉陌生。洁白的墙壁上，深深地刻着黑黑的痕迹，那是过去留下的影子，曾经的喜怒哀乐，曾经的青春岁月，是他抹不去的印记。他在原来衣柜位置下面的灰尘里，找到了遗落的半包烟、几张粮票，还有一张他前妻王晓蝶的相片。他捧着这些堆缩在墙角里，看着褪色的她，她还是一样微笑。他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脸颊，他思念她这么久，已经忘了她的模样，再次相见，她还是那样的美丽。他的眼泪仿若决堤的江水，既汹涌又悄无声息，就如同岁月从身边经过，轻轻

地带走了青春年华，洗去了曾经的颜色，只剩下泛白的记忆。他将她放在胸口，和那褪色的红头花一起放在胸口，点燃一支当年的烟，淡淡的，白色的烟雾里上演着过去的激情时刻，随之缓缓地飘散。燃尽的烟灰落在地上，被风吹走，最后只剩下那淡淡的似有似无的味道。短暂的人生留下的，只有已经苍老紧邻腐朽的躯壳。他目光扫过空空的房子，家已不再是家，这里只是个连接点，连着另一个世界，他即将踏上另一段旅途。

老徐把房子卖掉，将卖房子的钱和在行动日分到的钱全都捐给贫困孩子。他背起装着所有家当的背包走出曾经的家，独自上路了。

第三章

金秋时节，火车道两旁的庄稼都已枯黄，这条路一端连着老徐，一端连着老徐的心。老徐之前走过两个来回，第一次是手牵着晓蝶满心欢喜地去见未来的岳丈，第二回是满心思念去接赌气回娘家的晓蝶回家，结果只接回来怨恨和一纸离婚协议。这回他又踏上这条路，心里装着的还是她。其实他早就想来，只是一直缺乏勇气，找各种借口，逃避当年的难堪，逃避她的嘲笑，逃避她鄙视的目光。尽管这么多年他惦记她，一直幻想着她能奇迹般地回家。只要她肯回头，老徐一直就在她身后等着她。直到今日，他再也无法逃避，才鼓起勇气来寻她。下了火车，经多方打听找到王晓蝶的弟弟家，岳父已经过世多年，现在只有她的弟弟王富贵还住在这里。沿着乡村土路走进村里，路过的房子都如同别墅一般漂亮，王富贵住的古董房子在晚生后辈面前显得矮小

寒酸，三间红砖房用破烂的木篱笆圈起来。老徐沿着王富贵家门前的烂泥小路走过来，透过篱笆往院子里张望，如同垃圾场一般，东一堆木头西一堆砖头，散养的鸡鸭在院子里随便溜达，地上盖着一层鸡屎鸭粪。老徐不由得皱紧眉头，心中说这二狗子还是那熊德行，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破破烂烂的和二十年前一个样。一路上，老徐很难找到当年的印象，唯独这里还和过去一样，让老徐有几分亲切感。老徐停住脚步，站在矮木门前，这时就听见屋里传来女人的谩骂声，一股霉烂的味道压得老徐喘不过气来。他本想推门走进去，看看那不堪一推的木门，他收住手，冲屋里喊：“二狗子，二狗子在家吗？二狗子。”

屋里的骂声停住了，过了一会儿，走出个黑胖的中年男人，有些谢顶，上身穿着已有破洞的蓝色跨栏背心，下身一条满是油渍的灰色大短裤，随着踢里踏拉的拖鞋声走过来，上上下下打量老徐。

老徐满脸堆笑地对王富贵说：“看什么呢？怎么装不认识啊？二狗子。”

二狗子嬉皮笑脸地说：“快看看，快看看，这不是老倔驴厂长吗？我说这几天我右眼这个跳啊，原来是你要来，还真是挺准。”

老徐听见他叫自己的外号，有些不高兴，可脸上还堆着笑说：“还行，还认识我，没装不认识就行啊。”老徐指着院子说：“二狗子，你倒是没变，还那熊样，看看你这家让你过的，不管穷富至少也弄干净些，看看你，看看你，就不能勤快点，都快赶